艺林清音 别开生面

1月3日,“艺林清音——邵大箴、水天中绘画作品展”在北京绥风艺术馆举办,引来京城美术界名家济济一堂。其中,邵大箴水墨画作品38幅、水天中油画作品29幅,集中反映了两位学者闲暇之余进行绘画创作实践的基本面貌。这些作品融学术积累、文化修养和绘画基础于一体,让平时看惯了两位理论界前辈文章的普通观众和艺术家们感到别开生面。中国美术家名誉主席靳尚谊赞叹,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展览,当代美术界尤其需要学养深厚、目光敏锐的画家,两位先生让我们看到了超越技法层面、注重精神表达的另一种风貌。

我和水墨画

邵大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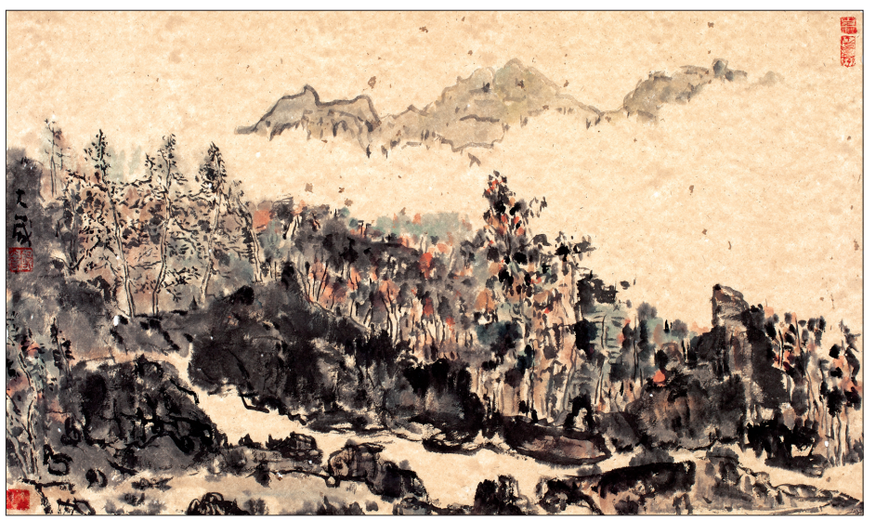
我从开始画水墨画到今天,也有20多年的时间了。在这之前,我是从绘画的一般原理看待水墨画的,接触多了,慢慢地对水墨的特殊性有所认识和理解。待我动笔水墨三四年之后,才说得上对水墨艺术有自己的一点体会。逐渐地,水墨进入我的生活而对它难以舍弃。20世纪90年代,每天如痴如醉,要在上面消磨一段时间,有时洋洋自得,有时灰心丧气。在我磨练水墨的过程中,书房里画册中元明清大师们的作品给我不少开导,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傅抱石等人的画也使我十分敬佩。我看他们的作品时,心里暗自揣摩他们的章法和笔墨,算是一种“意临”吧!可是每当我拿起笔,从来没有想过要学习任何一位大师和他们的画法。我画的是我对山水画的认识和我生活经验中的视觉与心灵的积累。我生长在长江下游冲积洲的水乡,隔着滔滔江水便是山峦起伏的丘陵,还有崛起的圌山和山巅上的宝塔,自幼培养起我对山、水与树木的感情。住进城市之后,当有机会“游山玩水”时,我都认真地看和想,这山水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每当我动笔作画,总充满期待,但一般是心中无数。我没有预设构图,只是动笔之后一笔一笔地勾画线条时,情绪才被激起,开始全神贯注,忘我地点擦皴染,刹时间仿佛一件“杰作”即将问世。画完后细细端详,冷静审视,才感到惭愧,才感到水墨之难,画张好画绝非易事。也许正是这一次一次的喜悦与苦恼和水墨本身包含的“神秘”,使迷醉于水墨的我,从中领悟到不少生活与艺术的哲理。

中西绘画有共通的原理,假如有人问,它们之间的差异何在?撇开深奥的学理分析不说,单就中国的水墨来说,它最敏感于表达作者的心灵和情绪。水彩在这一点上与水墨有点相似,但中国水墨以书法用笔为基础的书写,更具写意性,更能表达人的灵性和精神,也更有文化的深度,这一点为水彩所不及。

这些画算是偷闲画出来的。它们篇幅较小,这固然有时间不允许作大画的原因,但坦率地说,我天性爱画小画,我觉得小画更能表现我的性情。

画一旦展出,便是大众评判的对象了。夸奖也好,批评也罢,都是对我的帮助,我会把各种意见作为对自己的鞭策,继续在水墨探索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好浸(水墨) 48×80厘米 2011年 邵大箴

傍晚的阿尔卑斯(油画) 40×50厘米 2010年 水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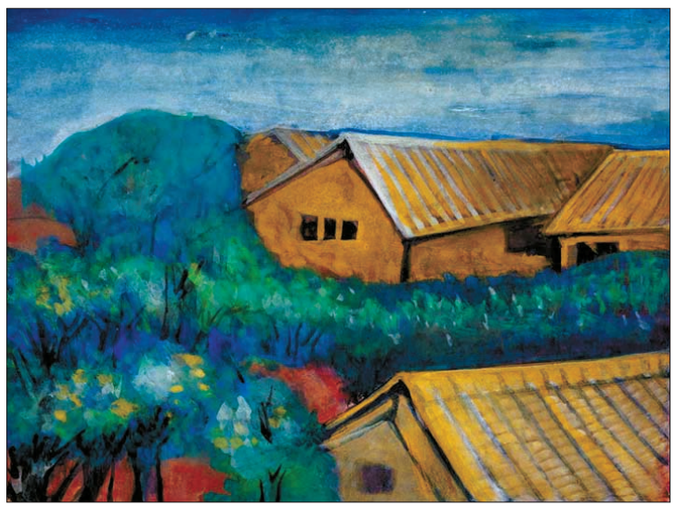
重新学步

水天中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在我的周围总是有许多书和许多画,那些书籍、绘画与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假山池塘一起,成为我生长环境的重要部分,而胡写乱画就成为我难以排除的习性。

1951年秋天,我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被选拔去西北艺术学院学习,在不停息的“思想斗争”中被培养为新社会的美术工作者。60年来学习、工作一直与美术有关,但真正从事绘画艺术创作的机会很少。“文革”浩劫结束,我以美术史和美术评论为主业。但在观察、思考各种艺术现象时,往往未离画人路数。回首往事,我实际上是在两方面游荡。这当然有违“术业有专攻”的古训,但老去自忖,竟觉乐在其中。2010年大病,放弃写作和社会美术活动,听人说写字画画有益于病体,于是重拾画笔。这是我在绘画上的第二次学步,重新学步的动力仅在“怡情养病”,拿出来展示纯属偶然。但我真诚地希望听到朋友们的议论和批评。

对于自幼生长在西北高原的我来说,荒漠和雪山往往是我眺望世界的起点与终点。但我的荒原在精神结构上简单直率,缺少艾略特那样的神秘宗教情绪,这也算是“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的明证吧。



贺慕群作品

贺慕群作品的『中国味』

美 周

对于大陆美术界来说,贺慕群这个名字是这几年才渐渐为人所知悉的,她被誉为继潘玉良之后,最杰出的华裔女画家。

贺慕群祖籍浙江宁波,出生于上海,26岁就漂泊异乡,先后在我国台湾、巴西、西班牙等地留居,1965年定居法国巴黎,上世纪90年代叶落归根,回中国定居。在法国大茅屋学院(Academic grande Chaumiere)的学习让她具备了扎实的绘画基本功。1968年她凭借油画作品《玩具系列》摘得巴黎“妇女沙龙展”的桂冠。

贺慕群是一位成熟的、多面兼擅的艺术家。其创作,从油画到版画,再到素描、蜡笔、墨彩这些纸上小品,都游刃得当。近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的“贺慕群个展”,集中展示了贺慕群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创作的一批纸上作品。

贺慕群的作品内容多是些寻常生活景物。几段窗外的风景、一盆艳丽的夏花、桌布上散碎的颜料盒、茶水杯、墨水瓶、苹果、火柴以及揉皱的香烟,都是她最爱的素材。艺术家将人们熟视无睹的客观印象,转换成能够承载其自我独特内心体验的视觉形式。她以内敛的笔致,新颖却不做作的视角,朴拙的形象,古旧的色彩,还有隽永、温和的视觉肌理,在淡然的语调中细腻地传达出她对生活敏感又朴素的感受。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景物被她反复描摹不断验证,而成为观者可以探视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

从这些纸本作品中,我们更能窥见,略不同于油画的情愫。即那些存在于她胸壑间的中国传统绘画的审美趣旨。尽管这些作品往往有着西方现代绘画正装式的外衣,可是当我们能够用心去探知和感受,穿透这些重重包裹,触到她的创作“原点”时,就不难发现,她所独拥着的内心体验是一种中国式的“原点”。在不刻意追求某种中国风格上的认同与相似之前提下,有着毫不雕琢的语言灵性和率真而又质朴的心理特质,这种灵性质感是种中国味道。在那些粗枝大叶的古柏和草木生机的乡野世界里,似乎可以嗅到,属于中国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们,如常玉、关紫兰、周碧初、庞薰琹等人,骨子里共有的朴素人情味道。

黎政初:“小麻雀”的“大世界”

陈晓蓉 董 林

麻雀,一般人眼中再普通不过的幼小生灵,却也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令人刮目相看;麻雀,曾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列为“四害”而一度遭受劫难,直到改革开放乃至近些年才成为人们的保护对象。如今87岁的花鸟画大家黎政初的艺术人生,恰与这麻雀有着相似的经历。

“涂抹几管秃笔,惹来风雨交加。最难禁,丢了又捡,捡了又画。笔下花吐艳,纸上鸟喧哗。朵朵葵花映旭日,点点寒鸦送晚霞。白芍带雨含春泪,红梅顶风笑山家。得花鸟清气,识天地余赊。画随意到,情自心发。天人合一方是我,成败得失且由他。”这是现代花鸟画家黎政初的自度曲——《笔缘》,也是这位一生坎坷、不求闻达的老人晚年最真切的心迹写照。

黎政初作品

黎政初,1924年生于湖南省衡阳县界牌镇石矶村,字德贵,号黎晖、黎苏,室名“补拙斋”“望江楼”, 幼年曾就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1940年代毕业于华中艺专,开始专攻写意花鸟画。因擅画麻雀和八哥,人称“黎麻雀”“黎八哥”。

黎政初国学功底深湛,诗、书、画俱佳。已故著名画家钟增亚对他的画作评价:“观君之画,如饮甘醇”,当代工笔画学会副会长陈白一评价黎政初的作品“花鸟传神”“花鸟传情”。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艺术钻研,他的作品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情趣。

他生来喜欢画画,在小学美术课上学画的第一个麻雀,奠定了他一生的画画基础。为了画好麻雀,他几乎花了一辈子工夫。小时起便经常在田野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注意观察麻雀的每一个神态,写生的草稿不知画过多少。

然而,黎老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早年曾因父亲被划为富农而受到牵连,十年“文革”期间遭牢狱之灾,后被孤身下放农村,如今及至耄耋却身患中风。曾经在那个强调人物题材为主,并要突出英雄人物“红、光、亮、高、大、全”的年代,黎老的花鸟画被列为资产阶级文艺范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曾任衡南县文化馆馆长。“文革”时期,他孤身在农村,却也日复一日与麻雀为伴,度过凄苦时光。

但在他的作品中,却看不到丝毫的怨天尤人,更无消沉与颓废。虽一度被下放,却为他提供了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体察百姓疾苦的机会。在黎政初心中,自己笔下的麻雀正是这些普通百姓的化身,他将麻雀画得如此富有灵气,那么敢于和自然抗争,就是要讴歌劳动人民勤劳向上的美德。笔下逆风飞扬的麻雀、从容嬉戏的鸭子、傲霜斗雪的秋菊,无不弥漫着对自然和生命的真切关怀。

如今的黎政初感叹自己等到了好时候:“我赶上了好时代,没有现在的和谐社会,连花鸟都画不成。”他熟练掌握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精髓,靠思考和修养在新世纪成熟和创新,将西画的写实融入到传统的花鸟画的意境之中,将对大自然的细心观察融入到情趣盎然的意味之中,将自然的色彩融入到中国画的笔墨形式之中,体现了时代审美特征。2008年,他创作完成了巨幅《千啾雀敦》,整体气势构图既传神又传情,达到了一位花鸟画家新的艺术高度。

风风雨雨几十年,不变的是黎政初对于艺术的执着和追求。他朴实谦虚,对前来求教之人总是有求必应,将自己所有的技艺毫无保留地教给那些真心热爱绘画的人。即使是年龄比他小得多的人尊称他一声“黎老”,他也赶紧起身,道一声“你郎家(衡阳话你老人家)客气”。

年近九十高龄的他,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一直坚持伏案作画,声称“我坐下来5分钟就会打瞌睡,但是作画的话,站个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几年前,黎政初因高血压中风手有些不听使唤,仍坚持绘出一幅幅麻雀长卷,画卷上的成百上千只小麻雀,竟然形态各异毫无雷同。老人说:“这既是对自我的一种挑战,也是呼吁人们保护环境,像以前再普通不过的麻雀越来越少,不得不令人忧虑。”

虽然年事已高,黎政初仍在积极传播着传统文化艺术,担任衡阳市多个群众文化团体艺术顾问。热心公益事业的他,曾捐出价值20多万元的作品义卖。湖南省书协主席何满宗为黎政初立书“德艺双馨”。

“东风西渐”忆留苏

张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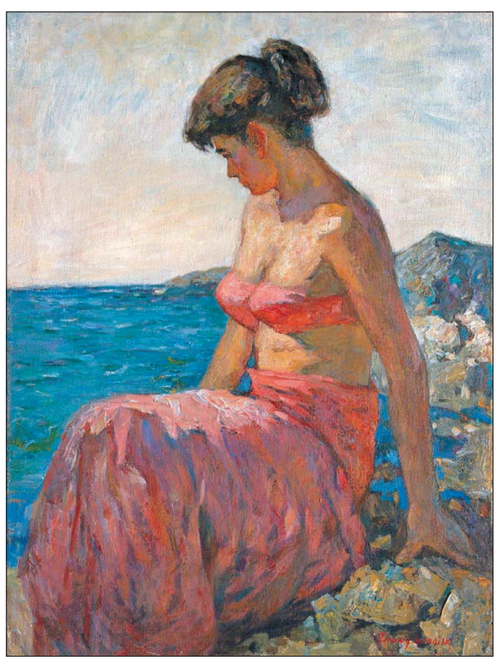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初,共和国诞生之初面临西方诸国的封锁,只有苏联接受我国派遣的学生。至1965年,国家共派出留学生1.5万人左右,其中大多是理工科人才,美术类一共30余人(包括美术史论、绘画、雕塑、舞台和电影美术),攻读油画专业者有11人。我记得,1956年出国前中央首长在报告中指示,留学生的任务是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学好外国的油画艺术,把好的经验带回来,提高我国艺术教育水平。教育部门的一个领导还形象地说,派你们出去,好比是养一只老母鸡,你们回来要生蛋——培养更多的人。

我在国内学艺5年、外语1年,1956年赴苏联留学6年。从1950年进入大学算起至1962年,共用了12年的时间学习、进修,提高专业基础。在苏联列宾美术学院6年多的学习对我艺术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画静物、石膏、人像、人体、双人体等5年室内长期作业的严格训练,使得我无论是素描造型还是油画色彩都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而每年两个月的外光作业和写生课,使教室内长期作业中得到的知识,特别是油画色彩,到大自然中得到发挥、锻炼。苏联博物馆除了俄罗斯油画名家作品,还收藏了自文艺复兴以来各国历史上油画大师的作品。6年间我至少每周去一次博物馆,看画、研究、临摹大师的作品。我曾临摹了列宾、苏里科夫、赛洛夫、柯洛文等艺术家的作品以及法国印象派大师马提斯、凡高等人的作品。那时苏联的文艺政策与我国相比宽松很多,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一些作品都能看到。

1962年11月回国后,我开始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苏联的美术教育对于中国美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1954年,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的苏联建设成就大型展中的油画作品,是我国广大老百姓第一次接触外国油画。1960年前,在苏联进修的罗工柳和第一批、第二批留苏归来的李天祥、钱绍武、陈尊三、程永江、全山石、林岗、肖峰、郭绍纲等分别在全国主要的几个美术院校举办留苏作品展,直接参加美术教学,同时他们都参加了重大革命历史主题画的创作,影响非常大,推动了我国美术教育的提高,带动了油画艺术的发展。

有人称我们留苏学生回来建立的教学为“苏式的教学模式”,并说它跟不上现代教学思路。我很不赞成这个提法。因为我们国家的美术教育体制与当时苏联美术学院的教学体系不同,虽然向人家学了某些教学方法,但没有可能建立如他们那样的体制,所以在我们的美术院校里没有形成,或者说就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苏式教育模式。就我而言,在国内美术院校学了6年又到苏联留学6年,对两国教学系统教育深有体会,觉得“苏式的教学模式”的说法实在站不住脚。其中不少人以逆反的心态,把一切不好的,或者认为过时的东西归罪于事实上不存在的“苏式教学模式”,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时至今日,艺术的风向大转。一些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拍得比伦勃朗的高。反现实的观念艺术被称为当代。绘画越来越忽视造型,而且似乎全盘推翻过去的艺术,才能显示新锐和创造。我不排斥当代艺术,但依然坚信现实主义艺术,热爱油画艺术。在我看来,油画艺术是世界性的一个画种,无需翻译,人类皆懂。几百年来落后的中国都是接受着“西风东渐”,而今随着祖国的强大和改革开放,终于也迎来了“东风西渐”的新时代,把中国的古老传统和现今的文化推向世界。油画艺术史上有过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7世纪的荷兰画派,18世纪英国、法国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印象主义以及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即巡回画派),20世纪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油画艺术也逐渐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我相信在世界油画艺术的大舞台上,中国的油画家们将一代接一代地努力把油画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湖边少女(油画) 张华清